



三美剪綵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位於上海市中心八仙橋的黃金大戲院（原址在今西藏中路，金陵中路口）舉行開幕典禮。各界來賓兩千多人，盛極一時。下午四時正，戲院門口，張燈結綵，鞭炮齊鳴，鼓樂喧天，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群。院內奏樂開幕，全體向總理孫中山遺像行三鞠躬禮，恭讀總理遺囑，行剪綵禮，由大亨杜月笙揭幕並致開幕詞，來賓演說，最後由戲院新主人金廷蓀致謝詞，各進茶點，盡歡而散。是日參與盛會的有專程從北平南下的四大名旦之一尚小雲和著名武生李萬春，以及參加開幕演出的馬連良、張君秋、葉盛蘭、芙蓉草（趙桐柵）、馬富祿等，還有該戲院職員人稱五虎將的孫蘭亭、金元聲、趙培鑫、汪其俊、吳江楓。會後杜月笙和大家在台上合影留念，並風趣地對馬連良說：「今天台上，可以算得是『群英會』了吧？」（因馬以代表作《群英會》而馳名劇壇。）

當晚夜戲，由馬連良、張君秋領銜主演全本《龍鳳呈祥》，正式揭開這一期的演出序幕。馬連良是當時的鬚生泰斗，這一期的頭牌主演，但為了慶賀黃金大戲院的揭幕，竟屈尊在開鑼時扮演了「男跳加官」，武生李萬春本無戲，也高興地登場「跳財神」，以示祝賀。

不過，開幕儀式上最引人注目和受歡迎的，還是由戲院新主人金廷蓀親自從北平邀請前來為開幕行剪綵禮的三位年輕貌美的女士：孟小冬、陸素娟、章遏雲。說來倒也有點標新立異，他們既不請社會名流，也不請黨政要員，而是特邀了當時社會地位低下，但卻最受觀眾歡迎的三位青年演員，來為戲院揭幕剪綵，這不能不說是主辦者的別出心裁和卓越的見識。

她們三位不但藝術上堪稱一流，而且個個天生麗質，嫵媚娟秀，雖然是從北方來到美女如雲的上海灘，但照樣都顯得光亮耀眼。當主持人宣佈特請孟小冬女士、陸素娟女士、章遏雲女士為開幕

典禮剪綵時，全場掌聲雷鳴，一片歡騰，樓上、樓下的中外賓客、男女老幼，頓時眼光都集中在這三個女子身上。只見她們一個個儀態萬千，光芒四射，猶如天仙下凡，為開幕剪綵。這三位女士是當時梨園行公認的三大美人。

孟小冬與章遏雲一年多前曾來上海為「籌募各省水災」義演一個時期，觀眾比較瞭解。唯有對陸素娟感到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她還是第一次與上海廣大京劇觀眾見面，以往從來沒有在上海演出過，而且這次開幕演出也不參加，僅僅剪綵而已，觀眾難得一次能見到她的廬山真面目，因此特別引人注目；熟悉的原因，是她近幾年一直活躍在北平戲曲舞台上，上海戲迷從許多戲劇刊物上知道她在北平唱梅（蘭芳）派戲引起哄動，紅得發紫。崇拜她的人說她明眸皓齒，身段面貌有百美而無一疵，因而又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稱。

梅蘭芳於一九三二年春，舉家南遷上海，梅劇團全體成員，仍滯留北平，而生活安家費用，照常由梅支付。梅如果偶爾在南方有演出，還可隨時調遣他們，不過一年也演不了一兩次，其他日子這一群人就在北平幫陸素娟演出。

陸素娟出身於北京前門外八大胡同裡，是韓家潭西口環翠閣的青樓名妓。自幼喜愛京劇，十二歲學唱老生，曾正式登台串演過《珠簾寨》。後轉學青衣，從朱桂芳學梅派。朱是梅劇團的武旦演員，是梅先生的老搭檔，陸遇見梅蘭芳有演出，便去臨場觀摩。據說經張伯駒大力推薦，梅蘭芳大師還收過她做徒弟，不過真正教她戲的，還是朱桂芳。由於陸素娟聰明好學，不論寒暑，十分用功，朱桂芳又完全按照梅的路子教她，這樣連學帶熏，不出幾年儼然已是正宗梅派傳人了。唱戲是她的業餘愛好，而且花費開銷也大。她當時是北平花界的第一紅人，在八大胡同環翠閣也掛「頭牌」，結交往來的都是達官貴人、富商巨賈。其中有位鹽業

銀行巨頭王紹賢，十分賞識陸素娟的色藝，乃支持她正式演戲，除每月貼補二萬元作為日常開支外，還專門撥給八萬元作為演出基金。那時一萬元比起現在的一萬美金面值還要大，簡直令人咋舌。

陸素娟有了強大的經濟後盾，除了訂制服飾行頭、桌圍椅帔，添置佈景道具外，演出班底全部聘用梅劇團原班人馬，每人戲份(包銀)均按原標準再加一倍，對特殊幾位幫她排戲、說腔、把場的如朱桂芳、姚玉芙、徐蘭沅、王少卿和管事李春林等，還另外增加酬勞。這樣梅劇團上上下下都樂意與她合作，陪她演出，只有老生王鳳卿不肯參加，於是將老生換了貫大元，影響也不大。

由於梅蘭芳長期定居上海，北平的「梅迷」看不到梅蘭芳，在「望梅止渴」的心情下，只好來看陸素娟。觀眾見台上所有配角都是梅的舊員：小生薑妙香、小丑蕭長華、花臉劉連榮、二旦姚玉芙、武旦朱桂芳、老旦孫甫亭、老生王少亭，連武生都是大牌尚和玉(後來換了楊盛春)，樂隊伴奏也是京胡徐蘭沅，二胡王少卿，其他場面上的上下手，甚至梳頭、檢場的無一不是老面孔，而且全都盡心盡責，全力以赴地扶助配合陸素娟，也就過了一點「梅癮」，陸素娟的舞台藝術由此也得以迅速提高。

以往這些人員在輔佐梅蘭芳大師時，多少有點拘束；而與票友陸素娟配戲，輕輕鬆鬆跟玩似的，沒有一點心理壓力。再說陸素娟除了武功差點，其他唱念做舞一點不差，都很到位，就連嗓音扮相個頭都酷肖梅蘭芳。有人看了陸素娟演出的《貴妃醉酒》，說：「台上演出活脫就是『梅蘭芳』；台下活脫就是『楊玉環』。」因此陸素娟早就有「長安麗人」之美譽了。

台灣已故著名劇評家丁秉燧(筆名燕京散人)先生在他的《菊壇舊聞錄》裡有如下一段描述：

陸素娟人生得極為漂亮，美艷絕倫。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一張瓜子臉，兩顆大眼睛，翦水重瞳，秋波蕩漾。通鼻樑，櫻桃口。皮膚之白、細，尤為罕見，那臉蛋兒，堪稱吹彈得破。台上古典美，台下現代美。有一次筆者偕內人到東城帥府園協和禮堂去聽音樂會，就在來賓雲集、等待入場的時候，陸素娟翩然蒞至。薄施脂粉，淡掃蛾眉，穿一件青絲絨大衣，更顯得皮膚的白晳動人。我們讀古書有什麼「膚如凝脂，頸似蝟蟻」，算是從她身上得到見證。

這樣看來，陸素娟的演戲獲得成功，轟動北平，分析箇中原因，有一半人是去看她的藝術，另一半人都是衝她扮相漂亮才去的。不管怎麼說，陸素娟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前後五六年時間，把梅蘭芳大大小小、新的老的劇目都在北平舞台上反反覆覆演了個夠，就連早期古裝戲，後來梅自己也不演、別人就更不敢動的如《俊襲人》，陸素娟也照樣搬出來與觀眾見面。

陸素娟演出最成功的戲是《霸王別姬》，是在一九三七年底的兩次義務戲上，演的都是大軸。第一次是十月二日，與她配項羽的是國劇宗師楊小樓；第二次是十二月四日，由金少山配演霸王。猶以第一次她和楊小樓的合演，最為轟動，因為這一天排在他們前面演壓軸戲的居然是「冬皇」孟小冬和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雲，筱派創始人小翠花（於連泉）、小生葉盛蘭、小丑蕭長華，還有「活曹操」美譽的郝派花臉創始人郝壽臣等合演的《法門寺》。她在劇中能與楊小樓分庭抗禮，平分秋色，真可以說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另一位鹽業銀行巨頭張伯駒因慕陸素娟的名，一次想演《打漁殺家》，就邀請她扮演桂英，陸欣然允諾。張將此事告知他的摯友余叔岩，余一聽也來了勁：「叫她來！我來給她說桂英。」陸素娟聽說，受寵若驚，求之不得，馬上就到余府領教。因為余叔岩與

梅蘭芳曾多次合作在舞台上演過此戲，對桂英的各種舞台表演瞭如指掌，舉手投足，絲毫不差，就等於梅蘭芳在指導她一樣。陸素娟欣喜若狂，等到演出之後獲得成功，陸素娟更加感激萬分。為了感謝余叔岩的指導，就托張伯駒代邀，請余先生和他的兩位女公子，到德國飯店去吃一頓西餐，聊表謝忱。其實這也是司空見慣的人情應酬，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不過，當時余叔岩、陸素娟、張伯駒，都是響噹噹的新聞人物，特別陸素娟是八大胡同最走紅的煙花名妓，更是那些小報記者先生們感興趣的「捕捉」對象。

北平《立言報》是一家以影劇遊藝新聞見長的日報，不知從哪裡得到這個消息，第二天就見報了，都是真名真姓，還大肆描寫了一番，這當然是很引人注意的一則花邊新聞。余叔岩看了這篇花絮報導，不覺大怒，認為不該把他的兩位未出閣的千金閨秀與青樓女子的交往見諸報端。再加上一些好事的朋友在旁慫恿，更是火上澆油，便帶著他的琴師朱家奎等一些人，怒氣沖沖地前往報館興師問罪。這家報館也在宣武門外，離余家一箭之地，片刻即到。余氏要求報館更正、認錯，社長金達志親自接待，當然不肯認錯，還反問余叔岩錯在哪裡？余一時語塞。金說我們是根據事實報導，陸素娟是青樓名花沒錯，和你家小姐同桌共餐也不錯，為什麼要更正呢？大家吵了半天，相持不下，後來雙方竟動起武來，幸而有人從中勸架，方才平息了風波。余叔岩痛罵一頓也就知趣地鳴金收兵，打道回府。

《立言報》被余叔岩辱罵了一通，豈肯善罷甘休，社長金達志也不是省油的燈。於是次日又登了一篇余叔岩如何帶人來報館無理取鬧鬥毆的文章，還把余叔岩如何盛氣凌人，揚言要砸報館的事描寫了一番。這還不算，還要聯合其他報社，預備對余叔岩一致聲討，甚至不惜鬧入公堂。後經雙方的朋友出面調停，一場風波，最後才得以和平解決。為此余叔岩生了幾天悶氣，而陸素娟也嚇得不敢再往余家跑了。

後來，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七七」事變，北平很快淪陷，陸素娟不堪忍受日軍鐵蹄和漢奸們的橫行霸道，毅然離開繁華的北平，到了後方，嫁了一個將官。不久傳說她得了白喉，無藥可救，不治而死；另一說是因小產而亡；也有人說她南下到了香港，因病逝世。總之，一代佳人，紅顏薄命，也是生不逢時，年紀輕輕便早早地香消玉殞了。

雖說陸素娟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稱，丁秉燧還說「談藝首推雪艷琴，論色唯有陸素娟」，不過據另一位已故名劇評家薛觀瀾看，談到姿色，首屈一指的還是孟小冬。他說：「就觀瀾所得見的，當年有美貌之稱的名坤伶，如清朝末年的林黛玉、陸蘭芬、王克琴等；民國初年在上海的張文艷、露蘭春、琴書芳等；在北平的劉喜奎、金玉蘭、雪艷琴、陸素娟等。以上十個美人，除露蘭春是文武老生之外，其餘都是旦角，而她們的姿色都不及孟小冬。」薛觀瀾是袁世凱的乘龍快婿，和余叔岩最為莫逆，平時涉足花叢，大家閨秀、名媛淑女，時有所見，什麼樣的美人他沒有看過？憑他親身觀察所得之後的評論，應是可信的。

把孟小冬等三人邀請來滬為黃金大戲院剪綵的金廷蓀，最早也是黃金榮手下的得意門生，他進黃公館比杜月笙還早。後來黃金榮由於在露蘭春問題上的跌霸，杜月笙趁勢居上，步步高陞，勢力反而超出了黃金榮。進入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上海灘就由杜月笙當家說了算，於是金廷蓀又轉投杜的門下。此人小名阿三，生於一八八四年，比杜月笙還大四歲，浙江寧波人，從小幫父親擺鹹貨攤為生，十四歲到了上海，先拜了一個青幫首領王德鄰為老頭子，後又進了黃公館，深得黃金榮的信任。

金廷蓀雖為杜的門人，但平時彼此兄弟相稱，關係十分融洽。此人頭腦靈活，絕頂聰明，很有經營頭腦。他承包航空獎券獲利後，花了三十萬美元，在杜美路（今東湖路）建造了一幢花園式的三

層樓住宅，奉獻給杜月笙，這幢新公館建成後，裝飾得富麗堂皇，底層客廳可擺五十桌筵席，可見面積之大。不過杜月笙原來華格桌路（今寧海西路）的杜公館也是寬大的三層樓房，住習慣了，也就遲遲未搬。後來「八一三」戰爭爆發，日軍在上海打了勝仗，江南國土遭淪亡，杜月笙和姚玉蘭移居香港九龍，所以這幢新公館杜月笙一天也沒有住過。一九四六年底杜月笙因得罪老蔣而失寵，氣憤地離滬赴港「養病」，行前就把這幢房子以六十萬美元的價格賣給了美國人作為領事館。

由此可以看出金廷蓀和杜月笙之間的關係密切。杜月笙為答謝金廷蓀，不久就將自己的小女兒美霞（人稱杜二小姐）下嫁給金的大兒子元吉，這對青幫弟兄又成了兒女親家了。

杜月笙一生沒有開過戲館，但他卻是個大戲迷，對開戲館也有莫大的興趣。一九三七年，黃金榮已屆古稀之年，他經營多家戲館，已感力不從心，杜月笙便建議黃金榮將黃金大戲院租給金廷蓀，外表由金負責經營，實則當家的還是杜月笙。金深知杜月笙喜聽余派唱腔，更欣賞孟小冬的色藝，為討杜的歡心，因此開幕前特地親自進京邀請孟小冬等來上海為之揭幕剪綵。

一九一一年出生的章遏雲，比孟小冬小三、四歲，最初她們都在北京城南遊藝園演出過，私交很好。一九三三年二月她第一次隨楊小樓、言菊朋來上海天蟾舞台演出時，還只有二十來歲，便正式向杜月笙舉行磕頭儀式，拜杜為義父。開始杜還不肯收，笑著說：「我不能收妳，收了妳做乾女兒，以後連一句『打棒』（指開玩笑，尋開心）的話都不能說，那就無趣！」當然最後章遏雲還是如願以償，拜了杜月笙做乾爹。

章遏雲也是生在上海，十二歲才隨母親去了天津學戲，先拜王庚生為師學老生，後改學青衣、花旦，得到王瑤卿的賞識，並自願

收她為徒。先學梅，再學程。她的嗓音甜潤響亮，有響「過」行「雲」之美。後被選為「四大坤旦」之一，以程派青衣蜚聲梨園。演戲頗有號召力，楊寶森還替她跨過刀。她為人天資聰穎，小鳥可人，很討杜月笙的喜歡，所以金廷蓀到北京邀請孟小冬剪綵，自然不會忘了這位受杜月笙喜歡的乾女兒。

孟小冬這次到上海剪綵，受她結拜金蘭的姐姐、杜月笙的四姨太太姚玉蘭的邀請，沒有像陸素娟、章遏雲一樣去住旅館，而是下榻姚在辣斐裡的住所。姚早知道杜月笙對孟有意，又念孟已屆而立之年，還孤獨一人，南北漂泊，無家可依。此外，姚玉蘭雖已嫁給杜月笙，因遭前面的二、三太太反對，尚未搬進杜公館，又因杜的前三個太太都是蘇州人，而姚一個人是北方人，感到勢單力薄，孤掌難鳴。所以剪綵之後就把孟留在身邊，明是陪她，實則從中撮合，使孟歸杜，自己也可以借此壯壯聲勢。

一天晚上，窗外月光皎潔，姚玉蘭把孟小冬叫到自己的房間，讓她陪自己睡，一起聊天，子夜過後，方朦朧入睡。不知過了多久，孟小冬迷糊中覺得姚玉蘭起來了，還以為她是去上廁所，實則她使的是金蟬脫殼計，不一會，孟小冬發現回來的卻是杜月笙，她嚇了一大跳。

此時，經歷過情路坎坷的孟小冬，寄人籬下，又在深更半夜孤單一人，自知難逃。同時也想到這幾年來一直受到杜月笙的種種好處，恩猶未報，何況又是她姐姐姚玉蘭暗中撮合，因此也就不再拒絕。

自此以後，孟就留了下來，與杜朝夕相見，接觸頻繁，自然而然地成了杜月笙的情婦了。不久，因日軍侵佔上海，杜、姚逃往香港，孟小冬暫回北平。



過了一年，杜月笙通過他在上海的賬房先生黃國棟，寫信給孟小冬，叫她速去香港。孟小冬到了香港九龍，在杜家盤桓數月後，仍經上海返回北平。據黃說，孟小冬去香港時只帶一隻皮箱，回來時卻有五隻皮箱，而杜還神秘地寫信囑咐黃國棟，要確保孟小冬的安全，尤其是皮箱別讓日本憲兵搜查，黃憑借「特別通行證」幫孟小冬順利地過了關。

至於這五隻皮箱中到底裝的何物，世人不得而知，筆者也不敢妄斷。但有兩點可以肯定：一不會是槍械子彈；二不會是機密文件。根據猜測，也就是綢緞衣料、上等鞋帽、金銀美鈔，再來點鴉片煙土和化妝品之類的東西罷了。

